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月辛卯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
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姚瑩奏竊照臺灣自上年
六月。倭夷船至鹿耳門外馬鬣隙洋面停泊。經臣等督率
官兵擊走之後。臺澎外洋。時有夷船往來。經先後籌備兵
勇。防守日益加嚴。本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據淡水鳳山
各屬稟報。北路之雞籠中港。南路之小琉球等外洋。有夷
船游奕。當飭守口文武各員。相機防守。儻進口門。即開礮
轟擊。旋據護臺灣水師副將江奕喜南路參將余躍龍。署
鳳山縣知縣白鶴慶稟報。南洋夷船一隻。將進口門。見文

武兵勇人多。防守嚴密。立即竄駛北去。又據淡水廳營先後稟報。八月十三日申刻。有夷船在雞籠口外之雞籠杙。洋面停泊等情。又經臣等飛飭廳營。會督文武委員義首人等。嚴防去後。茲於八月二十五日。據艋舺營參將邱鎮功。淡水同知曹謹。委駐雞籠協防澎湖通判范學恆。委巡海口之即用知縣王廷幹。稟報該夷船於十五日辰刻。移泊進口之萬人堆洋面。該員等用千里鏡照見一雙桅大號夷船。桅帶杉板多隻。有夷人在桅頂張望。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一間。我兵尚無損傷。該參將邱鎮功。督率調防雞籠之署噶

瑪蘭守備許長明署艇艍守備歐陽寶等。在二沙灣將安
防大礮。緊對夷船轟擊。曹謹、范學懃、王廷幹督同艇艍縣
丞宓惟懷在三沙灣礮墩。亦放礮接應。邱鎮功並手放一
礮。惟八千斤六千斤大礮有準。立見夷船桅折索斷。船即
隨水退出口外。海涌驟起。沖礁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
不計其數。或覓水上岸。或上杉板駛竄。邱鎮功督同署守
備許長明、歐陽寶、署千總陳連春。外委尤登和帶兵駕船
趕往。生擒黑夷四十三人。又割取格殺黑夷首級四顆。該
令王廷幹遣派家丁。隨同縣丞宓惟懷亦駕快船。帶領屯
丁鄉勇。出洋生擒黑夷三十一人。總理謝集成、董事吳助

友及屯弁義首人等。生擒黑夷二十五人。割取首級一顆。
該同知曹謹之親屬。本署郝芝帶領家丁。生擒黑夷五人。督臣
差委來臺之候補從九周晉昭亦經趕到。幫同出力。當該
船擊碎時。見一白夷自行投水。是否頭目。打撈無獲。其時
有署艍艖營滬尾守備。臺協千總陳大坤同委員德化縣
典史陶榮。在滬尾防守。聞信駛駕巡船截擊。在野柳鼻頭
洋面。見夷人數十。駕杉板一隻。向南逃駛。該署守備等揮
令兵勇開礮。將其杉板擊沈。夷人落海。該署守備帶同親
丁陳功。陳經邦義首杜得方等。割取白夷一人首級。生擒
黑夷十八人。委員陶榮。生擒黑夷二人。金色黑汎外委林

光章。目兵何得和。兵丁李起鳳等。均協同出力。又據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恆。參將邱鎮功。署北協右營遊擊安定邦。先後稟報。十六日晚。有白夷帶領黑夷二十餘人。駕杉板一隻。在大武崙港外竄駛。該廳遣派役勇。坐船追尋。十七日早。在觀音山追及。互相格鬪。該署游擊。督帶兵丁截擊。當經官兵役勇。刺死白夷二人。落水。生擒黑夷九人。殺斃黑夷十七人。奪獲夷礮四門。兵丁謝捷陞。同鄉勇二人。均各受傷。謝捷陞傷重。旋即殞命。十九二十三等日。署守備許長明。縣丞宓惟懷。在海濱撈獲白夷屍身二具。查驗一穿紅呢戰甲。胸前刺有八卦形。一條尋常夷服。胸前刺

蓮花形。左右臂腕左右腿。或刺人形。或刺蓮花鳥形。獅形。
又撈獲夷礮五門。重七八九百斤不等。大小礮子數十粒。
鐵掟一門。大鐵鈎一箇。署千總陳連春撈獲大夷礮一門。
重二千斤。大鐵子一粒。梭毬二箇。被水火藥。不計斤重。又
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恆。遣派義首。帶領壯勇。及定縣丞
丁役人等。十七日駕船按捕。至外洋草與。有白夷二人。紅
夷五人。攜帶圖冊。在彼藏匿。經役勇等上前圍拏。該夷俱
被格殺。割取首級帶回。按獲夷圖一幅。中繪山海形勢。冊
頁五十一篇。夷書二本。又夷字十紙。其夷書內亦繪有城
池人物車馬形狀等語前來。臣等查此次文武義首人等。

前後共計斬馘白夷五人。紅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撈獲夷礮十門。撈獲夷書圖冊多件。辦理尚為出力。方夷船初受礮傷之時。海涌忽起。遂將該夷船沖礁擊碎。具見海若効靈。助順。

天朝尤深寅畏。惟該夷船是否即係滋擾廈門之船。抑係另幫。必須解郡查訊。且可根究夷情。臺地並無通事。惟有醫生宋廷桂。係粵人。通夷語。可以傳供。至現獲夷人。為數較多。程路寫遠。現在委員馳往行提。分起解郡。容俟訊明。恭請王命正法。以彰。

國威而壯士氣。並將夷書圖冊。恭呈。

御覽該逆夷經此次受創之後。難保不再集大幫來臺。冀圖報復。臣等仍嚴飭各口文武。添派兵勇密防。以免疏虞。再澎湖外洋。亦有夷船游奕。經在籍提督臣王得祿。欽遵

諭旨。在彼駐紮。督同文武嚴密防守。現在尚無滋擾。

達洪阿。姚瑩又奏。再臺灣地勢。綿長一千四百餘里。要口林立。臣等自上年先後親往南北大小各口履勘。築設礮墩。調兵募勇設防。復於滬尾添設石礮臺一座。雞籠礮墩。改築石礮臺。左右添築石牆。並將督臣顏伯燾發運新鑄之八千斤大礮四門。六千斤大礮二門。分置安平。及雞籠滬尾三口。以期鞏固。後聞粵東議撫。臣等因夷情反覆。仍

不敢撤防。本年六月後。廈船不到。粵中夷務無聞。省廈文報亦絕。正深盼望間。七月二十日。忽來信。廈門失守。督臣退保同安。聞之不勝髮指。伏思臺灣孤懸海外。全恃廈門為援。今有此警。形勢愈覺孤危。民情浮動之區。恐匪類乘機搖動。臺灣戍兵。名雖一萬四千。除事故缺額。換班未補一千餘名外。澎湖兩營隔海。噶瑪蘭一營。遠在山後。其餘分布一廳四縣。汎地一百四十餘區。在在皆須彈壓。未便調動。是以每當有事。兵力仍單。臣等督同知府熊一本。熟商將巡洋舟師。概行收回。嚴守口岸。陸路存城及諸要汛。仍舊不動。惟於外汎中酌量抽添。一面飭調各處團練之

義勇分別加防。又查郡城重地。口門不可過多。其鹿耳門廢口與國賽港。三鯤身。三處口門。用在廠不堪修葺。哨船四隻。並買民船五隻。加以大木桶數百箇。裝載巨石。預備臨時填塞。仍多派兵勇防守。以免匪船逸越。臣達洪阿先因省鑄大礮。膛口礮子。不甚合式。親督工匠。改造礮子。並添鑄小銅礮多門。整備攻守各具。府城本係土築。先經知府熊一本勘修。次第完竣。其向北沿海一面。紳士前造外城。因沙土質鬆。城基近水。早已坍塌。臣姚瑩親督臺灣縣閩浙帶領紳商。於外城之內。自小北門繞大向門至小向門。周七百一十一丈。密樹木柵。分別地段。安設義勇。以資

捍衛臺行郊商。生理多在廈門。一聞警信。無不驚惶。風謠
一日數起。連日督同府廳縣多方撫諭。示以鎮靜。人心稍
定。更發印諭數百道。委員交各路義首莊耆。申約連莊。添
練壯勇。人自為兵。蓋臺人浮動。易為亂而亦易為義。駕馭
貴合機宜。爵賞不可吝惜。得其心。庶得其力。一面將逆夷
兇淫貪狡惡狀。徧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亦潛消
其異志之萌。惟地廣口多。兵勇既眾。經費益鉅。除常例兵
餉不計外。守口兵丁鹽菜。鄉勇口糧。製備一切攻具守具。
七月以前。已月費七八千金。今廈門失守。全臺處處添防。
戍兵多已班滿。當有事時。未便更換。且守口之兵。兼同鄉

勇。日夕登陴。不可不加體恤。又先後督臣頒發告示。檢斬逆夷。擊沈賊舟者。賞格自數千至鉅萬不等。種種經費。皆所必需。實有厯案軍需所未載者。臣等事事撙節。委素得民心。辦事結實之臺防同知全卜年。專司局務。痛洗向來惡習。亦不敢因惜費而誤大事。道庫備貯十萬兩一款。經道光十六年。十八年兩次逆案動用。現在僅存銀五萬五千餘兩。上年防夷。皆各屬墊支。未敢遽動備貯。本年三月。始經省撥經費銀十萬兩來臺。現存無多。業經稟請督撫。臣撥銀三十萬兩。來臺接濟。尚未解到。伏乞

皇上天恩。飭下督撫。臣行催司局。趕緊委員起解。接濟臺澎。可否

另撥四萬五千兩。將道庫備貯補足。更為有益。再臺地防守要口十七處。鄉勇眾多。需官管帶。又須兼顧澎湖。若向內地請員。隔海難到。即如督臣飭知廈門失守文件。於八月二十五日。始由蚶江遞至。阻海阻兵。情事非意料所及。查有因案革職之候補同知前臺灣縣知縣托克通阿丁。憂之候補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柱邦。休致之通判銜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暫留在臺。管帶鄉勇。極知於例未符。實以海外軍務緊急。差委乏人。與內地情形迥別。不敢拘泥常例。貽誤事機。

諭內閣。達洪阿等奏擊沈夷船。擒斬逆夷。奪獲礮位一摺。本年八

月以來。夷船疊向臺灣外洋。遊奕停泊。經該總兵等。飭屬嚴防堵禦。是月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發礮攻打。經該參將邱鎮功等。將安防大礮。對船轟擊。淡水同知曹謹等。亦在三沙灣放礮接應。邱鎮功手放一礮。立見夷船桅折索斷。退出口外。沖礁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無數。其上岸及乘船駛竄者。復經該參將督同署守備許長明等。帶兵駕船趕往。生擒格殺黑夷多名。復經即用知縣王廷幹等。駕船出洋。幫同出力。生擒黑夷多名。並見白夷自行投水。其時復經千總陳大坤等。駕船開礮。擊沈杉板一隻。格殺白夷。並生擒黑夷多名。又據曹謹等。在大武崙港外。追獲外竄杉板船一隻。刺死白夷。

及生擒黑夷多人。並撈獲黑白夷屍身。礮位。撈獲圖冊。此次文武義首人等。共計斬獲白夷五人。紅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撈獲夷礮十門。撈獲夷書等件。辦理出力。甚屬可嘉。提督銜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著賞換雙眼花翎。臺灣道姚瑩著賞戴花翎。達洪阿。姚瑩及道銜臺灣府知府熊一本。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各員弁。兵勇義首人等。著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賜卹。已革候補同知前臺灣縣知縣托克通阿。丁憂候補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桂邦。休致通判銜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均著准其留於臺灣差委。此因軍務緊要。是以允准。其餘不得援以為例。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據達洪阿等奏。逆夷滋擾臺郡。官兵沈船奪械。擒斬夷匪多名。一摺。覽奏嘉悅之至。已明降諭旨。將該鎮道等賞戴花翎。分別議敘矣。此次僅止雙桅大船一隻。帶領杉板多隻。來臺窺伺。經該總兵等督率員弁。沈船奪礮。擒斬多名。該夷被殲之後。難保無大隊匪船。闖入報復。著達洪阿等嚴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嚴密防範。不可因獲有勝仗。稍存大意。前任提督王得祿。駐紮澎湖。現在臺灣地方緊要。該提督威勇素著。熟悉海洋。著即移駐臺灣。協同勦辦。其澎湖防守事宜。已諭令顏伯燾派員更替矣。又另片奏。現將巡洋舟師收回。填塞各處口門。添鑄礮位。團練壯勇。所辦均好。即著照議辦理。請撥軍需銀

兩。已諭知顏伯燾等。迅即撥解。臺灣同知全卜年。准其專辦局務。所請革休。丁憂各員。准其留臺。現在浙洋夷匪。大肆滋擾。廈門之鼓浪嶼。尚有夷船停泊。該鎮道等。務宜先事豫防。一切妥為布置。毋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發去賞達洪阿雙眼花翎一枝。賞姚瑩花翎一枝。著即祇領。嗣後有攻勦夷匪摺。應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即由六百里奏報。將此諭知達洪阿。傳諭姚瑩。並諭王得祿知之。

又

諭。寄諭閩浙總督顏伯燾等。本日據達洪阿等奏。夷船滋擾臺灣。經該總兵等。督率員弁。痛加勦洗。覽奏為之一快。惟逆夷被殲。

之後。難保無大夥匪船。闖入滋擾。該督等接奉此旨。即飭王得祿迅速移駐臺灣。協同攻剿。其澎湖防守事宜。著遶委委員前往。再據該總兵奏。道庫僅存銀五萬餘兩。本年所撥經費銀十萬兩。現存無多。請由省撥銀三十萬兩接濟等語。著該督撫飭司如數動撥。迅速委員起解。無誤要需。

壬辰。山西巡撫楊國楨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奏。山西檣礮檣槍利用。請酌調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人。委員管帶赴浙應用等語。著楊國楨於山西省挑選檣礮檣槍二百桿。委員迅速解浙。毋誤要需等因。欽此。臣

即飛飭撫標兩營暨太原營將揀選擡槍兵丁並書識號
令人等點驗齊備。一面飛咨大同太原兩鎮將擡礮兵丁
趕緊挑選停當。軍裝器械檢點齊全。藥鉛等項備帶足用。
派委妥幹員弁解赴浙江。查此項所派官兵離省道里遠
近不同。應分作三起行走。撫標兩營暨太原營近在省城。
所選擡槍一百桿。兵丁二百名。應作為第一起。現定於初
八日委員管帶由省起程。太原鎮駐紮平陽府離省五百
八十里。所選擡礮三十桿。兵丁一百二十名。委員管帶作
為第二起。約計初十日可以起程。大同鎮離省七百二十
里。程途較遠。所選擡礮七十桿。兵丁二百八十名。委員管

帶。作為第三起。約計十二日亦可起程。

諭軍機大臣等。楊國楨奏遵調擡礮擡槍。現已分起委員管帶赴浙。覽奏已悉。現需挑選山西精兵。著楊國楨於省北大同等鎮挑備一千名。候旨調撥。該省擡礮擡槍。已據該撫酌辦解浙。所有現飭挑備兵丁。將來如有調補。應用擡礮擡槍。亦須備帶足用。現在該省是否足數挑用。即著查明具奏。

癸巳。

諭軍機大臣等。著布彥圖於西安滿洲官兵內。挑選精兵一千名。聽候諭旨調遣。所有該兵丁等。隨帶軍器。務須揀擇精良。妥為豫備。

又

諭。現在天津各海口所鑄大礮。訥爾經額諒早演試。所奏設立標桿。開礮取準。是否確有把握。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之便。就近將新鑄大礮。抽查十分之一二。於空曠處所。裝放礮子試演。能擊遠近若干里。並用廢船裝載柴葦各件。其高低倣照夷船尺寸。從上流放下。引至標桿之處。我兵觀準。用礮轟擊。果否發無不中。抑或微有參差。如能演試純熟。實有把握。軍心自固。儘須斟酌妥善。始克有準。著該大臣等。即與訥爾經額會商妥辦。據實具奏。

甲午。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光曙奏。天津為畿輔重地。此處

十一
防堵。視他處尤為喫緊。當其事者。實需智勇深沈。明於知人。善於用人。而又有羣材供其任使。始可以萬全無患。其一切事宜。理合慎之又慎。不容稍有疏虞。茲謹就愚慮所及者。臚為八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天津抵禦之兵。宜分三層布置也。逆夷火礮甚利。若來天津。必俟東南風發。始能入口。以火礮之利。而又乘風力之順。在彼更為得勢。即使我礮可與彼敵。而逆風制之。必不如彼矣。今聞天津礮位。盡設在海口。臣愚以為應分三層。第二層。務使堅於第一層。第三層。務更堅於第二層。所

有已設海口之礮。宜擇其堅緻者。漸次挪至後面。其第一層。則多張空幕。略留數礮。以壯聲勢。俟至曲狹處。我始用礮左右擊之。前定海鎮海之所以失利者。由於兵陣單薄。未能層層設伏故也。此可為前車之鑒。又天津之西。通州之東。宜擇要害處。駐紮勁兵。以防賊兵竄逸。此處之兵。但宜靜守。不宜輕動。如此則民心定而軍心鎮矣。

一近畿海口。宜預備周密也。查天津縣屬之大沽口外。如甯河縣屬之北塘口。以及灤州樂亭。昌黎。撫甯。臨榆。豐潤等處。皆有海口。請

飭順天府。直隸總督。各繪圖呈進。其海口可登之岸。岸上可由

之路。務須一一繪出註明。求

皇上指示機宜。處處預備。除安設礮位外。或遠設弩弓。或暗設地雷。務期有備無患。

一藤牌短刀。宜多用以期接應也。臣聞逆夷上岸。除擡礮鳥槍外。多用火箭。因思禦火箭之法。若將藤牌改用牛皮為之。自可攔住。該逆若上岸放火箭。我用勁勇之藤牌兵數千。突陣而入。必能盡數殲除。蓋我兵特有可禦火箭之牌。則膽氣先壯。彼雖兼用擡礮鳥鎗。而五步之內。亦自急不能施。且該逆久居船上。其足力必不能如我兵之捷健。故短刀必能制勝。又聞今年廣東鄉勇。殺一大頭黑夷。已

就檢時。該夷猶於身中取出藥末。灑人頭面。受之者聞日而斃。若有牛皮之牌。亦可遮住。不受其毒也。合無請

旨飭令豫備皮張。製造成牌。並及早操練嫺熟。以為不虞之備。

一礮臺礮位。宜覈實演驗也。臣聞天津礮臺。係本立廠工包做。春間所築之臺。至秋間已坍塌多處。現已責令賠修。可見並不堅實。且聞演礮之時。工匠防其爆裂。每賄礮手兵丁。但上火藥十分之五。試放自不至於損礮。亦不至於損臺。以圖驗收報竣。若臨陣施放。則火藥必滿。故往往平時演驗。俱稱完好。臨用則礮裂臺傾者。職此之故。應請

旨飭令覈實演驗。以期無誤。

一新調之兵。宜加撫綏也。馭兵不外恩威並用。欲示威先示恩。臣聞前十數日。天津海口。兵與兵滋鬧。知縣郭紹曾出而彈壓。被其斥罵。因躲避不出。似此無事之時。尚不安靜。臨用安望其齊一心力。是宜加意輯撫之。臣又聞順治年間。征鄭成功。冬月調兵。於海上營房居住。沾受寒溼。至次年多發腫病。而不堪用。現在天津調至之兵。亦亟宜擇善地居之。至於海面。自宜不時偵探。若有警報。臨時調集可也。

一新調之兵。宜選宜練也。臣聞自去年軍興以來。官兵多聞礮即逃。為將者亦莫之禁。夫至兵無敢死之氣。尚何能

用。此實目前第一可慮之事也。又聞逆夷紀律最嚴。犯定海時。前陣既敗。接陣無一人敢逃者。而我兵因太平日久。軍政廢弛已極。在領兵者。平日不無非分之使。尅扣之弊。恩不立。威不行。以至漫無顧忌如此。思之殊為寒心。若不亟加整頓。何以立功。臣思各處之兵。其風氣不同。其性情不同。其技藝不同。或勇或怯。或強或弱。本營將弁。無不深知。宜加選汰。所有老弱怯懦。不堪任使者。悉遣歸舊伍。另行辦理。務使存留之兵。一一可靠。一一可用。時常操練。以鼓其氣。而又信賞必罰。使兵皆知號令之不可輕犯。而後可以直前而無倖心。如此則兵皆成勁旅矣。

一天津土兵。宜廣為召募也。前月奉

上諭。著督撫飭令州縣。於添設民壯之外。召募土兵等因。欽此。仰

見我

皇上聖慮周詳。實為今日之要務。而在天津尤不可緩。天津民情
獷悍。多游手無事之徒。平日街衢間。每有藍布纏頭者。動
聚數百人。此輩實宜及早收為我用。又查刑部所辦販賣
鴉片之犯。半係天津籍。安必此中無與夷通者。宜早絕其
萌芽。相應請

旨飭該督派慎密幹員。趕緊辦理。

一天津地方。宜及早招商儲備米糧也。臣聞天津食米。全

仗奉天接濟。奉天米船由海口入。若至防堵加緊之時。則海汊小口。俱宜設法填塞。使不及早儲備米糧。爾時米船不能進口。則人心不安。亦應請

旨著該督飭道府縣。早為籌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御史黎光曙奏。天津海防籌備一摺。朕詳加披閱。所稱天津抵禦之兵。宜分三層布置一條。早經降旨。令訥爾經額與胡超會商。將各兵分駐要隘。並將陝西兵丁作為後路應援。諒均布置妥協。至所稱已設海口之墩。那至後面等語。此時亦未便遽行更張。著毋庸議。又請飭將海口繪圖呈進一條。昨已降旨。飭令訥爾經額等繪圖貼說。著仍遵前旨。將海

口水勢深淺。詳細查明具奏。又請將藤牌改用牛皮一條。前據
訥爾經額覆奏。試用牛皮。不能禦礮。均著毋庸議。至請覈實演
驗礮位一條。昨降旨令僧格林沁等。抽查礮位十分之一二。猶
恐驗試過少。不能信心。著僧格林沁等。即於各海口礮臺之上。
額外多試數尊。務期適用。又新調各兵。宜加撫綏一條。前經降
旨。飭令該督等。酌給棉衣。量予薪炭。並諭令會同哈琅阿。富僧
德。一體妥辦。諒已加意撫恤。俾各兵挾纊知恩。至所稱天津海
口兵丁滋鬧。知縣郭紹曾彈壓。被其斥罵。因躲避不出等語。如
果屬實。必應嚴行懲辦。以肅軍令。著訥爾經額。胡超。據實查明
辦理。勿稍姑容。又新調各兵。宜選宜練一條。此次所用防堵兵

弁。其本省調取者。訥爾經額固已選擇勁旅。即外省所調之兵。亦經該督撫提督。遵旨遴選。斷不致以疲羸充數。惟駐防數月之久。或兵丁等有始勤終怠。及老弱患病等事。著訥爾經額。胡超陳金綬等。隨時留心察看。至決勝於一時。尤當鼓勇於平日。其應如何飭令帶兵將備。講求攻守之法。俾臨陣不致張皇束手之處。諒該督等必能仰體朕意。指示有方。又天津土兵。宜廣為招募一條。著該督即遵前降諭旨。飭令州縣。廣為招募。及早收為我用。如查有匪徒與夷通者。嚴密拏辦。以絕萌芽。又招商儲備米糧一條。據稱天津食米。全恃奉天接濟。若至防堵加緊之時。海汊小口。俱已壅塞。使不及早儲備米糧。爾時米船不能

進口。則人心不安等語。著該督及早多方儲備。無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總之事貴集思廣益。不厭精詳。以上各條。其已行者。務求覈實有效。其未行者。不妨採擇辦理。勿存成見。勿掉輕心。該大臣等晤面之後。將一切機宜。熟籌妥辦。以操勝算。而固畿疆。該御史原奏。併著鈔給閱看。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訥爾經額奏。直隸山東交界之狼坨子。迤南八里許。為大口河海口。該處河面既寬。河水亦深。逆夷設用三板船。乘勢進口。登岸。則南通山東。武定等處。北通直隸。鹽山。滄州等處。難保不四出竄擾。該督已於扼要後路。羊兒莊地方。派員督率兵勇。

豫為防堵。著托渾布於該處要隘地方。相度機宜。添兵設伏。務期兩省聲勢聯絡。俾逆夷不敢竄越。滋擾等因。欽此。伏查東省海豐縣城北一百五十里。有大沽河一道。即大口河。河通於海。其地在直隸天津府正南。相距二百四十里。與該府所屬之鹽山縣狼坨子接壤。中隔海灘八里。該處洋面北深而南淺。南岸由海入河。附近十餘里。皆係攔沙。橫亘海中。沙上之水。僅深四五尺。河口極寬之處。約計里許。河內之水。中流至深之處。亦止一二丈不等。海船入河。非乘潮長不能越沙而過。近河之處。一派漫沙。四圍數十里。亦無村落。由河口西行四十里。始有一村。地名關家莊。該莊有

零星居民二十餘戶。又西南行八里。則為倍家莊。又三里則為郭家莊。該二莊各有居民六七十戶。大半皆沿海漁戶。負苦營生。由郭家莊而南。五里許。則為成子莊。煙戶稍稠。約有居民百餘戶。每年四五月間。海潮增長。及八九月間。潮水未減之際。有江浙及本省登州府商販小船。乘潮進口。販買零貨。過此則潮枯水淺。鋪戶歇業。居民寥寥。不成村鎮。東省洋面開敞。上下三千七八百里。城垣市集。島嶼村墟。或衝臨大洋。或逼近海岸。較此荒僻海角。近口十餘里。則有攔沙橫阻。登岸數十里。則無民居廬舍者。其情形之險要。不啻倍蓰。即洋面路徑。海船自南而來。由登郡

之廟島西北大洋。直趨天津。該處在廟島西南。距海船北赴天津之路尚遠。臣前以其地雖非衝要。究為兩省接壤之區。於本年春間。奏明就近撥武定營官兵一百五十名。並飭該縣添雇鄉勇二百名。擇要防守。期與直省聲勢聯絡。茲蒙

聖明垂鑒。臣當即欽遵。添撥武定營兵一百名。飭縣再雇鄉勇二百名。派委武定府知府陶慶增。會同武定營遊擊阿麟保。親往該處勘度情形。妥為布置。旋據稟覆於該河要隘之處。節節徧釘木椿。以杜夷匪三板小船進口。並於各村莊前。徧掘濠溝。暗設陷窰。遏其登岸竄越之路。將前後撥雇

兵勇分段設守。派該營守備王堯年等紮營於關家莊。以
為前鋒應敵。該遊擊自率千總萬壽榮等。紮於成子莊。以
為後路應援。臣仍飭該府陶慶增。時往督查防範。務與直
省狼坨子駐防官兵。互相巡哨。設逆夷闖入。無論何處登
岸。彼此知會。協力勦攻。海灘寬漫。無界可分。儻敢稍存吟
域之見。致誤事機。即當嚴叅懲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渾布奏。遵旨添兵設伏等語。山東海豐縣城
北大沽河。與直隸鹽山縣狼坨子接壤。該撫先已就近撥兵雇
勇。擇要防守。茲復添撥武定營兵一百名。添雇鄉勇二百名。派
委武定府知府陶慶增。會同遊擊阿麟保親往勘度。於該河要

監。徧釘木椿。並於各村莊。掘溝設寨。將所撥兵丁。及雇募鄉勇。分段設守。辦理尚屬妥協。著仍飭該府陶慶增。時往督查。務與直隸狼坨子。駐防官兵。互相巡哨。不分畛域。設遇夷船闖入。彼此知會。協力攻剿。不得以海灘寬漫。無界可分。稍存推諉之見。

又

諭。據托渾布奏。遵旨查明海豐縣大沽河一道。與直隸鹽山縣狼坨子接壤。查係荒僻海灘。近口十餘里。有攔沙橫阻。登岸數十里。並無居民廬舍。情形雖不甚險要。究為兩省接壤之區。現在該撫已添兵雇勇。派員分段防守。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行至狼坨子地方時。再加履勘。該撫所奏情形。是否確實。其布

置一切。是否可資得力。據實具奏。托渾布摺著鈔給閱看。

乙未。掌雲南道監察御史福珠隆阿奏。本月十二日。內閣鈔出。

上諭。努恭讀之餘。敬悉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等。斬獲逆夷多名。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並按獲夷書夷礮等情。伏思現獲生夷百餘名之多。頗有可訊情節。似宜暫稽顯戮。俟風聞夷地。硝磺不佳。多從內地購去。該夷添用物料製煉。便能擊遠倍常。更有千里鏡得力。可使礮發有準。該夷等恃此猖獗。今賴

聖主天威。生擒多名。應請

敕下該鎮道等。一面將夷囚作速解省。一面訪尋通曉夷語者數人。隨同承審官。詳細究詰。該犯等受刑難熬。自肯吐實。謹將應訊夷犯各條。臚列於後。

一。今夷犯供指在夷任事漢奸各頭目姓名里籍。以便飛咨該省。如其家屬尚在內地。就中擇用一人。詐為投夷。暗中招勸。率眾來歸。諭以已有赦罪。

曠恩。徧貼謄黃。僅能在夷內作謀立功。立予重賞等語。月前皇上破格恩旨。漢奸既在夷內。無由寄知。故必用其家屬傳語。無異親睹謄黃矣。

一。訊眾夷犯。令將該國製造火藥。與千里鏡。西瓜礮等件。

訣法。明白陳說。試驗果能致遠。免其死罪放歸。若不能製造。僅能指明上好千里鏡。某處往買必得。即監候往購。其一言不吐者。非刑拷比。

一令夷犯供明該國船隻遠來。勢難持久。必須內地何物接濟。惟懼中國何法進剿。

一令夷犯供明中國之硝磺米石。係由何處偷販與夷。須令指實。毋任仇攀。

一令夷犯供明該國製藥造礮。須用內地何項物料。俟其指明。以便嚴禁。

一所獲夷書。務須聘訪識夷字之人。譯出酌辦。毋得畏難。

置。攔。

一所獲夷。職。如果輕便易攜。即應募匠照製。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福珠隆阿奏。請暫留罪夷。以便究訊一摺。臺灣擒獲逆夷多名。據達洪阿等奏稱。俟解郡訊明後。即行正法。現在該犯等如果尚未正法。即著劉鴻翱飭令達洪阿等。按照該御史摺內所陳各款。除千里鏡一節。毋庸查究外。其餘逐層究詰。明白曉諭。務得實情。密籌辦理。其有裨於攻勦機宜。嗣後各省擒獲夷匪。俱著詳加訊究。照此妥辦。該御史原奏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揚威將軍奕經。靖遠將軍奕山。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齊慎。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知之。

丁酉。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御史殷德泰奏。請招集漁戶。團練水勇一摺。此等漁戶人等。習處海濱。良莠不一。其安分者。固藉資禦侮。而桀驁者。亦恐別滋事端。該御史請編隊設伍。課其勤惰。與以獎勵之處。是否可行。即著體察情形。妥議具奏。欽此。伏思沿海漁人類多驍健。此時籌備勦攻逆夷。借資其力。或令防堵口岸。或令駕駛漁筏小舟。巡探洋面。遇夷船寄碇。黑夜乘間為焚燒之計。此輩生長海濱。慣習風濤。自較陸路兵勇。甚為得用。惟招募既多。良莠不齊。誠難免無桀驁滋事之人。現在登郡所雇水勇。臣遵委文武員弁。分起管領。按日給發口糧。訓練稽

查。其有海上技勇精捷者。別加優賞。稍不安分者。勸導責懲。隨時約束。並慮其坐食口糧。日久養成驕惰之習。將來撤散。無以營生。別滋事端。定為分班輪操。其未經輪操之日。仍令於沿海捕魚傭趁。使之不廢其業。雖未編隊設伍。既經官為統領。則稽查有責。勸懲有章。即與有隊伍之兵丁無異。似不必別立科條。轉滋窒礙。惟是沿海煙戶較稠。以漁為業者。實繁有徒。官雇水勇。限於經費。勢難悉數招徠。查該漁戶等。多居海島。臣前於籌防各島時。已將島民戶口。委員分晰編查。責成地方官。擇各島樸誠曉事之耆民。立為社長。以內地保甲之法。行之於海島。使島民出

入動作。官得按籍稽查。並將同仇共憤之義。摘敘簡明告示。使之徧相勸諭。以鼓其忠勇之氣。而消其從逆之謀。似於收羅水勇。杜絕漢奸之外。又多一查察之法。行之較為簡易。

硃批。依議妥為之。

辛丑。

欽差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工部尚書賽尚阿。護軍統領巴清德。陝西提督胡超。奏稿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八日。欽奉

諭旨。派令。參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前赴天津一帶。查閱海口。參等跪聆。

聖訓後。當於月之十一日。帶同司員章京等啟程。於十四日行抵距海口四十里之葛沽地方。接晤固原提督胡燏。隨同查閱事宜。大略商榷。次早會同校閱。固原兵丁。人各精健。技亦嫻熟。閱畢一同前進。即於是日馳赴大沽海口。與督臣訥爾經額會晤。先是。李等未經會晤以前。於十三日在天津府城途次接奉

廷寄。內開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

上諭。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之便。就近將新鑄大礮。抽查十分之一二。於空曠處所。裝放礮子試演。能擊遠近若干里。並取廢船裝載柴草各件。其高低仿照夷船尺寸。從上流放下行。至

標桿之處。我兵觀准。用礮轟擊。果否發無不中。抑微有參差。即與訥爾經額會商妥辦。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又於十五日。大沽海口差次接奉。

廷寄。內開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內裏實演放礮位一條。昨降旨令僧格林沁等。抽查礮位十分之一二。猶恐試演過少。不能信心。著僧格林沁等。即於各海口礮臺之上。額外多試數尊。務期通用等因。欽此。等當與督臣訥爾經額。並提鎮各臣。公同捧閱。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整飭實之至意。等竊維欲嚴設兵防。必先籌地利。連日與督臣提臣。面行確商。復歷次接見該鎮道。旁。

求博採。略悉大概情形。隨會同親詣大沽海口南岸。周歷履勘。看得該處口岸。迎面臨河。除附近之北塘。暨南至山東。東至山海關。各小口外。別無大船。可以遠越進口歧途。對海遙望。海口約在二三十里以外。外接深洋。內係海口。海口以內。有攔江沙一道。橫亘無涯。水面隱約可見。詢之該鎮道將弁。以至土著鄉耆。僉稱此沙南抵山東。東抵山海關。橫阻海河。早晚潮汐兩至。長落之際。水過沙停。漸積漸多。愈多愈實。堅硬如鐵。現在沙埂積寬約三四里不等。潮長水深一二丈。潮落水僅尺餘。中間另有溝槽。約寬三十丈。深亦不及三尺。再進有淺沙一道。約寬十餘里。潮落

水深二尺四五寸。再進為河身。約寬一百丈開外。夏秋水深。冬春水淺。遇有東南東北風作。水勢較深。亦不過長至一丈四五尺而止。現復經督臣督同鎮道。於攔江沙內十里許水中。暗排木椿。再進二里許。暗沈石船。上堆鐵錨。旁加木椿。再進一里許。河身轉灣處。連設鐵鏈一道。鐵蒺藜一道。再進一里許。設木筏一道。逐層防護。再進為河灘。一片泥淖。不容立足。沿海漁人。過灘網捕。據稱須兩腳細縛二尺許長木段。始得躡淺而過。等因。委員乘坐小船。攜帶竹桿繩索。前往丈量測試。旋呈丈尺。與前說微有參差。大致覆覈無異。現在河水漸凍。所有水中設伏鐵具。亦均

暫撈置土壩內安放。以備來春聽用。此大沽海口形勢之實在情形也。惟形勢既審萬全。控制尤須得法。查大沽南岸海口。近岸設有瞭望樓一座。高可六丈。四面通明。派有兵丁。晝夜輪流守望。樓以北連設礮臺三座。內新築二座。各寬十二丈。進深八尺。高一丈六尺。舊設一座。寬九尺。進深六尺。高一丈五尺。河北一座。規模相埒。其最南一座。緊向河灣。中一座緊對河心。北一座緊控河門。河北一座。緊貼河身。建築均為扼要。臺前各護以土。高與臺齊。上銳下豐。藉柔礮勢。距臺約十丈。內外不等。築有攔潮壩一層。距壩約五七尺不等。築有土埧一層。埧外窰有壕溝一道。約

寬深各一丈內外。礮臺惟河北一座。相距較遠。餘三座相距均不過里許。大礮臺空處。間段築有土礮臺十二座。其礮位自一千斤至萬斤者。分設三礮臺。並河北礮臺。自三百斤至八百斤者。分設各土塹。共計礮一百四十四門。因地定數。各礮臺分設六門。至九門。十餘門。二十餘門不等。以備擊遠。南岸土塹。另設有小鐵礮二百門。以備攻近。安礮處所。左右各按城梁口式。以麻袋盛土。縱橫高堆。積為土壘。以為放礮兵丁遮護。其河北礮臺辦法。與南岸相同。現以河冰初結。順流潰冰。船不得渡。等未及親往查閱。應俟等南路回旋。彼時計冰凍堅實。再行前往查閱。至

其建築形勢。南岸一望可及。可期聲勢聯絡。呼應相通。此大沽海口。防堵機宜之實在情形也。至擡槍鳥槍。等抽查校閱。均極精嫻。兵丁年歲漢仗。亦各強健。尚無老弱殘疾。濫行充數。惟查現駐天津防兵。除固原兵二千名。雖合計有四千餘名之多。而除去南路要口防兵九百名。西沽新城防兵六百名。計南北礮臺。僅存防兵二千五百餘名。似稍形單弱。況果至有事。後路更不可不亟為預籌。而又未便再從大隊分撥。等與督臣提臣。再三詳酌。現在固原官兵已到。大沽有督臣督同鎮道將弁。駐紮彈壓。葛沽有提臣管帶。已成犄角之勢。足資聲援。所有西沽新城駐

紮。原備後路之官兵六百名。應請調歸大隊。俾厚兵力。且得操練。而免曠閒。其西沽新城。尚駐有直隸練勇五百名。固原陝勇五百名。亦數防守。應請責成提督胡超。總兵陳金綬。分派將弁。不時操演。期收實用。至於後路。即擬以李胡超管帶之固原兵二千名。留備策應。刻下海河結凍。請仍駐葛沽。來歲春融。再移至距海口五六里之海神廟駐紮。無論何時。一聞海上有警。李胡超即帶兵馳抵距礮臺里許聽候。如我兵大隊得勢。既足以藉壯軍威。且防分竄。儻稍不得勢。李胡超即帶兵直抵礮臺。接應攻勦。期操全勝。儻將來猶慮兵力不足。李等沿路留心查看。得距天津

較近之賀家口一帶。水陸交通。地勢寬展。尚可屯兵備撥。應俟用時再行踏勘。再前此屢奉

恩旨。以天氣漸冷。軫念防兵。

敕諭加意撫恤。查駐津防兵。現經督臣督同鎮道。支給棉衣銀兩。蓋有兵房。禦寒有具。內惟守護礮臺兵丁一項。濱海久處。尤切嚴寒。現經督臣酌擬。除一律放給棉衣銀兩外。候河凍後。每臺酌留兵四百名。分作兩班。每班五日為期。循環輪換。值班者。礮臺下搭有窠棚棲止。下班者。分住近村兵房。仍由該鎮道隨時體查撫恤。務令

恩徧推衣。人知挾纊。以冀仰釋。

聖懷於萬一。

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胡超又秦再努等會同查閱事畢。隨於十五十六十七等日。會同督臣提臣。並督同該鎮道司員章京等。前赴海口礮臺。演放礮位。一面飭知該將弁。豫備仿照夷船尺寸船隻。作為標準。隨據該將弁等稟稱。內地船隻。大號者較夷船亦少數倍。仿照尺寸。一時不易購求。當選得長兩丈餘廢船一隻呈驗。等語。隨令於海河距礮臺六七里外上流安放。裝載柴草。當將礮座對準船隻。逐加演試。其過火出礮。均極靈捷。遠可抵船。甚或過之。其礮兵中未能對準苗頭。致失高低者。亦或間有。計共

試過大礮三十二位。演放五十二出。內共正中船身者十八出。其末中各礮飛越過船者。要亦不離船身左右。船上柴葦半擊無存。船亦損壞灌水。船身傾側。合計現在所有新鑄舊存礮座。致遠摧堅。均甚適用。惟火器之用。捷在呼吸。必發無不中。方能制勝。況夷人性等羊犬。臨事有進無退。抵死不回。非一礮收一礮之用。不足以褫其魄。非平日習之精熟。臨時難免參差。現值用武之時。不妨精益求精。慎益求慎。旁隨與督臣面諭各該將弁。再於眾礮兵中。擇其技藝極為可靠者。分撥礮臺。施放大礮。稍次者分撥土埕。施放小礮。仍於天氣清明之日。按期分臺。如法演習。務

期眼力手法。十分精熟。發必中的。以仰副

皇上整飭戎行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天津大沽海口。駐兵設礮。形勢機宜一摺。覽奏甚屬明晰。又另片奏。試演礮位。皆能致遠有準。朕心寬慰。現在大沽海口。既有攔江沙天險可恃。復經該督等於沙內層層布置。並各礮臺聲勢聯絡。兵丁技藝精嫻。足資捍衛。惟南北礮臺。僅存防兵二千五百餘名。稍形單弱。准其將西沽新城駐紮原備後路官兵六百名。調歸大隊。俾厚兵力而資操練。其西沽新城駐有直隸練勇五百名。固原陝勇五百名。著責令胡超陳金綬分派將弁。不時操演。期收實用。至於後路。

即以胡超管帶之固原兵二千名。留備策應。其賀家口一帶地勢寬展。尚可屯兵備撥。著訥爾經額。胡超臨時再行履勘酌辦。至礮臺兵丁。施放大礮。尤須運用靈捷。方能致遠摧堅。該大臣等。已諭令各將弁。於礮兵中擇其技藝極為可靠者。分撥礮臺。施放大礮。其次分撥土埝。施放小礮。仍著按期分臺。如法演習。現當天氣嚴寒。所有守護礮臺兵丁。准其每臺酌留兵四百名。分作兩班。五日為期。循環輪換。以示體恤。將此諭知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胡超。並諭令訥爾經額知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冬令以後。弁兵內查有衣袴單薄者。酌給棉衣一領。以資禦寒。其餘在防弁兵。俱著量予薪炭。其陝西兵二千名。事同一例。著訥爾經額。會同胡超。妥籌辦理。至山海關。及吉林各兵。著會同哈琅阿。富僧德等。一體妥辦等因。欽此。臣現與提臣胡超等商。據稱前在西路等處軍營。皆蒙

聖恩。賞給兵丁皮衣。均係每名折銀二兩。現在陝西兵二千名。擬即援照一體賞給。其單寒者可以自製。其有衣者亦不偏枯。似屬妥帖。至吉林兵一千名。亦經臣與

欽差都統哈琅阿。富僧德。往返札商。因此後天氣沍寒。擬將駐省之兵。暫行抽撤。明春仍令尅期到防。其留防之吉林兵。亦

擬照陝兵。每名給銀二兩。以示優恤。再大沽北塘至山海關一帶。各海口調防之本省弁兵。共有一萬零數百名。現在節近大雪。海河亦將結凍。應即遵

旨。將相去本營較近者。暫行酌撤。現與鎮道等悉心籌議。統計酌撤三分之一。自十一月初一日起。令其陸續歸伍。其留防兵丁。前經臣奏明擇其單寒者。酌給棉衣。其餘量予薪炭。原足以示體恤。惟思該兵丁等雖由本省派防。此後衝寒冒雪。勞苦無不相同。現在陝兵。吉林兵。既經每名酌給銀二兩。臣未敢拘泥前奏。所有本省留防兵。合無仰懇天恩。准其一體每名均折給棉衣銀二兩。以副

皇上一視同仁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請酌給防兵銀兩一摺。所有陝西兵二千名。著准其每名折銀二兩。自製禦寒之具。留防之吉林兵。亦著照此賞給。其大沽北塘至山海關一帶各海口。調防之本省弁兵一萬數百名。著准其將相去本營較近者。暫行酌撤三分之一。其留防兵丁。著一體每名折給棉衣銀二兩。以示優恤。

訥爾經額又奏。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八日奉。上諭。訥爾經額奏。準備逆夷登岸情形一摺。又另片奏。水陸兼防。以操全勝。及測量海口水勢各等語。覽奏均悉。至陝西兵丁二千名。所帶器械。如不通用。著訥爾經額會同胡超查明趕緊添

造發給等因。欽此。遵即會同查驗。陝西兵丁帶來器械。共有槌礮一百十二尊。烏槍刀矛弓箭。俱屬鋒利堅實。均堪適用。惟所帶白蠟桿無多。現由臣撥給白蠟桿五百根。又於小礮內挑選四十尊。並撥火藥二千斤。一併解往備用。以資攻勦。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弩奕經十月初十日。舟次揚州。會見李文蔚帶同侍衛明慶等。均已趕到。是時河南征兵一千名。亦陸續行抵鎮江府。弩等即於十一日在京口教場。簡閱各兵技勇。均屬精熟。行陣亦俱齊整。堪備攻勦之用。京口距浙不遠。當即統帶該鎮將弁兵等。整

旅逆行。以壯軍威而資彈壓。李等檢查浙省撫臣劉韻珂提臣余步雲先後咨稟聲稱調集兵勇均今在要隘防堵。此刻尚無出擾情形。李等又沿途訪查得該夷及漢奸甚屬詭詐。現在甯郡一帶。撥括馬匹。責索馬鞍。演習陸戰。並製造號褂頂帽。安綴假辨。意欲與我兵溷跡。現因冬季水勢較淺。尚未敢肆行滋擾。李等即遣行抵蘇後遵

旨面見督臣牛鑑。撫臣梁章鉅。商榷糧臺一切事宜。一俟籌辦妥協。即馳赴浙省。擇要安營。相機進攻。茲於十月十三日接准江南督臣牛鑑咨開江蘇海口。吳淞一帶地方。分派弁兵七千數百名。節節防守。惟是地段綿長。處處喫重。日前

接浙撫來咨。該夷有來上海之語。不可不慎密防守。並聲稱河南官兵。皆係該督在巡撫任內。操演熟習。請將調赴浙江之河南兵一千名。截留來至上海等因。李等伏查前次蘇撫咨送摺稿內。已稱上海為逆夷垂涎之地。是以李奕繹奏明江蘇海口。如有緊急。凡調赴浙省兵丁。無論何起到蘇。均可截留備用。嗣查該撫來咨。防守兵勇。約計萬餘。並經奏稱寶山一帶。並無夷船。所有防守事宜。布置周密。並未截留過境官兵等語。現在復據督臣牛鑑咨稱。上海有間段兵單之處。尚須千兵防守。自應量為酌撥。查湖北二起官兵一千名。已入江南境。李等當即飛飭該帶兵

官迅速改道。前赴上海。聽候調撥。以期防守周密。惟查此次奉

旨調赴浙省。及該撫等奏調各省兵丁。除已到浙江之江甯八旗江蘇安徽江西並湖北頭起官兵六百餘名。均已由該撫分撥各處防守。其續經奉

旨調派赴浙之陝甘兵丁二千名。按程計算。總須歲底到齊。即四川兵二千名。亦須十一月底方能到浙。而湖北二起官兵。又復截留江省。李等現帶官兵。只有河南一千名。將來擬將此項官兵。在浙江嘉興一帶。暫行擇要屯紮。緣嘉興與乍浦。相去甚近。地勢既屬扼要。西南距杭州省城。不過二

百餘里。聲勢亦屬聯絡。而北去上海。亦止二百餘里。俟川陝各兵。漸次會齊。自可相機進剿。即使上海有警。聲息相通。亦可就近救援。但川陝兵到省。有需時日。如江蘇上海地方。現在尚屬安靜。該督亦可由本省營內抽撥兵丁。足此一千之數。仍將湖北二起官兵。由李等帶往浙江。以便調撥攻剿。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文蔚奏。帶兵前進。撥兵留防上海一摺。據稱十月初十日。奕經與文蔚在揚州會齊。河南征兵已到。簡閱技勇精熟。該夷有來上海之語。不可不慎密防守。已將湖北二起官兵。改道前赴上海。聽候調撥。將來擬將河南兵一千

名在浙江嘉興一帶。暫行擇要屯紮。聲勢聯絡。俟川陝各兵漸次會齊。相機進剿等語。辦理甚為妥協。上海已有重兵把守。自可無虞。其續調赴浙之陝甘四川兵丁。計歲內總可全到。著奕經等。一面會商安置糧臺事宜。一面籌辦如何進剿之法。其建營處所。務選適中之地。與乍浦上海兩處。聲息相通。是為至要。惟各口情形不同。該將軍等尤宜擇要防守。若將兵弁分派各處。轉覺單弱。不能得力。其偏僻海口。夷船不能傍岸。或可毋庸屯兵防堵之處。著該將軍等籌畫妥辦。將此諭知奕經。文蔚。並諭特依順知之。

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哈琅阿富僧德先後具奏山海關防堵情形。將礮位安置土壘之上。俟逆夷登陸。施放攻擊。業經降旨照議辦理矣。現在僧格林沁等計已到關。著即將該處防堵情形。詳細履勘。所辦是否周妥。現在海口礮位無多。該逆設或登岸滋擾。必當豫為設伏。或突出攻擊。或截其歸路。是以前次所調吉林官兵。曾經降旨。不可派在海口防堵。以備陸路接仗衝突之用。該處現辦事宜。果否確有把握。僥夷船駛至。能否誘之登陸。設法兜勦。大加懲創。該大臣等務須詳加察看。期於計出萬全。如有未盡妥善之處。即著與哈琅阿等悉心籌議。務求一制勝之策。奏明辦理。

又

論。盛京旅順口。與山東廟島相對。其間海面相距百數十里。為海船至天津必由之路。若設兵防堵。其勢有所難及。朕聞夷船堅固。惟有夜間從後尾轟擊。較可得力。僕能雇募海濱善泅之夫。多置小木筏。筏上安設數百斤礮位。令善泅者伏於筏下。遇有夷船停泊該處洋面。我兵即可乘夜繞至船尾。開礮轟擊。如能損其船舵。固可乘機攻勦。否則多方以擾之。亦使知我有備。狐疑而不敢進。即或夷船揚帆經過。有此尾追木筏。該夷不能無後顧之虞。如此設法牽制。虛虛實實。既可張我聲勢。且令該夷進退趑趄。不致毫無顧忌。是否可行。著耆蔭托渾布相度情形。

妥議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墳。署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查拒礮之法。粵省現製長牌。下綴雙輪。以藤為托。以棉絮厚鋪其上。慢以牛皮。覆以溼被。牌上留孔。以紅糖鹽水灌透。永不乾燥。以二人執之在前。行則護礮。止則為營。植牌時。牌尖向後斜立。火箭撞礮。俱可自上溜過。陸戰尚屬可用。粵中水勇陸續廣為招徠。現在得二百餘人。隨火船出沒。或可乘間制勝。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山等奏體察拒礮之法。粵省現製長牌。慢以牛皮。覆以溼被。陸戰尚屬可用。又陸續招徠水勇二百餘人。

隨火船出沒。或可制勝等語。著奕山等。即將現募水勇。勤加練習。其拋擲火彈火礮。務令隨時演試。使之便捷有準。該夷兵船笨重。如能用小船牽制。繼以火攻。亦可得手。該將軍等仍當相度情形。一遇可乘之機。即時進剿。收復香港。切不可因循怠玩。坐失機宜。所有特依順。繳留參贊關防。著交奕山暫時存貯。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喚夷詭詐異常。現在浙江演習陸戰。並製造號褂頂帽。安綴假辦。意欲與我兵溷跡。因思前在粵省。即係裝成官兵。混入伍內。以致將城北礮臺占據。況此時漢奸尚未斂跡。更易混淆。不可不加意查察。著將軍參贊。暨沿海將軍督撫等。密

飭鎮將大員。悉心籌畫。隨時嚴密防維。不致被其朦混。是為至要。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噶夷自犯順以來。擾及沿海。據我土地。傷我官兵。猖獗情形。中外共憤。粵省為該逆蹂躪之始。必應大彰捷伐。始足以快人心。而崇國體。前經特派奕山為靖逆將軍。楊芳齊禧為參贊大臣。諭令會同該督撫。妥籌進剿。並調撥兵丁一萬餘名。如果彼時謀勇兼施。痛加勦洗。使該夷知所做懼。何致蔓延他省。禍及鄰封。即云虎門失事之後。藩籬未固。不敢輕動。乃近來屢次奏報。據稱已招募義勇三萬餘名。又稱已收回漢奸一

千餘名。並稱省河亦次第修復堵塞。似此防守可恃。即應趁勢修築虎門各處礮臺。並進兵收復香港。何以數月以來。奏報摺件。多係尋常事件。任意敷衍搪塞。而於進剿之方。未及一語。是該將軍等所稱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等語。全不足信。此時夷船大幫在浙滋擾。粵省所存夷船無多。若不能趁此相機攻擊。使之首尾不能相顧。更何所待。況聞該省士民。志切同仇。咸思滅此朝食。該將軍等既募有水勇多名。復收回漢奸。使之策應。正可激勵兵民。同心敵愾。乃竟袖手坐視。隱忍苟安。不圖攻剿之謀。只為退縮之計。老師糜餉。是誠何心。朕於此事。屢經降旨。催令進攻。至再至三。該將軍等置若罔聞。豈半年之久。竟無可乘。

之機耶。為此再行嚴諭奕山等。現在坐守粵省。辦理何事。究竟是何意見。該將軍等空糜糧餉。坐失機宜。能否當此重咎。著據實具奏。

又

諭。朕聞逆夷所用火礮。內暗藏火箭。大者每枝價銀十二兩。小者每枝價銀六兩。著奕經等於抵浙後。設法取得數枝。遇便送京呈覽。

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等於十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據梁章鉅奏。上海防堵情形一摺。江浙地面毗連。現經該撫

續調官兵添設礮位。川沙等各廳州縣均已團練鄉勇。雇募漁船。上海扼要處所。練有精壯義勇。並快船海燕子船沙船多隻。排列堵禦。豫備鑿沈攔阻。現在商民安堵等語。所辦尚屬周妥。均著依議辦理。其查驗商船。陸續放行一節。務須查驗明確。加意慎防。斷不可稍存大意。致有漢奸乘機滲入。是為至要。又另摺奏設立糧臺事宜。准其於蘇州省城設立總局。嘉興府城設立分局。以資接應。卞士雲前已有旨。令赴浙江幫同藩司常恆昌辦理事件。毋庸截留在蘇。該處經管需人。著俟孫善寶管通羣二人到蘇酌留一人。俾司總局等因。欽此。伏查江省各海口。經臣

梁章鉅查勘情形。分別添兵練勇。並於上海吳淞最為扼

要之處。多列排船。豫備攔阻。臣牛鑑到任後。復馳赴該處。悉心相度。現在商民俱各安堵。堪以仰紓。

宸注。其進口商船。及雇募各項船隻。誠如

聖諭。恐有漢奸滙入。查上海各項船隻。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河船。本有官給印照。載明船戶水手。年貌姓氏。經過地方。文武驗加戳記放行。承管行戶。多係舉人生監。並有官職身家殷實之人。彼此均能認識。其南洋閩粵各船。亦有行戶專管。並各有會館董事。幫同照料。不能混行出入。現今嚴飭委驗船照之員。認真搜查違禁之物。無根之人。儼形跡稍有可疑。或人數溢於照數。立即傳查行戶。追求底裏。分

別究辦。並一體取具連環互結。層層稽覈。以杜奸蹤。自九月以來。雖水落潮枯。船數日少。臣等亦不敢稍存大意。仍當督飭嚴防。至浙省糧臺。前經臣梁章鉅奏明在蘇州省城。設立總局。其分局。擬設於嘉興府城。並截留前湖南藩司卞士雲會同蘇州藩司程喬采。總司其事。正在籌定章程。遴員開局間。接准浙江撫臣劉韻珂抄摺飛咨前來。查摺內聲稱大兵來浙。勦辦逆夷。或在省城。或在紹興府城。並所屬之上虞。餘姚等縣。分營駐紮。杭州距蘇州。幾及四百里。紹興。上虞。餘姚。及餘姚以東。則與蘇州更遠。若由蘇州總司一切。再由嘉興分局轉運各處。於支應鹽糧。撥發

器物諸多未便。應於蘇州。杭州。各設總局一處。杭州。紹興。地俱殷盛。並可購糧繕器。應請將歷次奉撥軍需銀兩。均貯蘇州總局。兵糧礮位。及一切軍器。在該局暨杭州。分頭採購製造。事竣。蘇杭兩局。各自報銷。江省兵差。照歷辦舊章。不得支銷浙款。以免輾轉。嘉興府城。不必另設分局。均經由驛具奏各等語。在劉韻珂慮及大兵進剿。軍營移駐浙東。距蘇州過遠。諸多未便。係為速濟軍需起見。自應查照辦理。聽候咨撥。伏思糧臺之設。所重在銀。而米次之。礮又次之。查礮位先經欽奉

諭旨。奏明運銅購鐵。在於上海設局鼓鑄。雖赴楚買鐵。往返須時。

而在杭開鑪。與在蘇開鑪。遲速相等。自可照舊辦理。所需兵米。前次浙省委員來蘇。即經藩司程裔采。遴員同赴產米之區。購覓二萬餘石。尚在陸續採買。以後自當源源接濟。此三項重大之事。已由蘇州經理。其餘支應鹽糧。撥發器械。應請統歸浙江。就近分投製辦。既免程途紆折。且省腳價虛糜。約計蘇州專管貯銀購米鑄礮。臣等督率藩臬兩司。遴委妥員。經理可期無誤。即不必另立蘇州總局之名。以歸覈實。其嘉興之局。更可無須分設。卞士雲業已遵旨飭令赴浙。此後孫善寶管通羣二人過蘇時。亦可毋庸截留。至於江省兵差過境。向由各州縣籌款辦理。已非一日。並未

支銷浙款。此節應毋庸議。

梁章鉅又奏。竊臣欽奉

上諭。現在逆夷滋擾浙江。因思江蘇沿海之區。處處皆關緊要。著即多鑄銅鐵礮位。以備調撥等因。欽此。當即恭錄轉行欽遵。嗣因上海鑄礮局所需銅鐵均已用竣。查得寶蘇局有官民二商。辦存洋銅。應即在於此內動撥十萬斤。並加耗銅二千五百一十二斤零。運上海礮局。詳請具奏前來。臣查局貯洋銅。原備鼓鑄所需。現在鑄造礮位。更關緊要。自應照數提撥。俾得趕鑄備用。除飭委員趕緊運往。並令上海鑄礮局。一俟解到。即行配鑄外。至蘇局缺額洋銅。即責成該

商等按數補繳。不致缺誤。

諭軍機大臣等。據牛鑑。梁章鉅奏。覆陳嚴防進口商船。以杜漢奸。並設立糧臺。及趕鑄礮位。各一摺。上海各項船隻。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沙船。有印照戳記。南洋閩粵各船。歸行戶專管。雖皆有人識認。不能混行出入。然逆夷說計多端。往往賄買漢奸。為其所用。不可稍存大意。致有疏虞。務須嚴飭海口員弁。詳細盤查驗放。如有形跡可疑。及人浮於數者。即行查拏究辦。以杜奸蹤。至設立糧臺。應在何處。仍著牛鑑。梁章鉅。劉韻珂。俟將軍參贊到時。會商奏聞。再降諭旨。總期轉輸便利。防禦周詳為要。其提撥寶蘇局洋銅。趕鑄礮位之處。著照所議速辦。惟上海濱臨

外洋。現在設立礮局。在彼鑄造萬一該逆豕突而來。稍有疏失。豈不反為賊有。其應於何處鑄礮。更為相宜。著牛鑑。梁章鉅於將軍參贊到時。會同詳議。酌定地方。一面鑄造。一面奏聞。